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十五回 玉版蟾蜍郎承錯愛 金籠蟋蟀女占雄鳴

話說王夫人不知林黛玉害著臊，倒反疑心她倚了家勢，仗了賈政，看不上婆婆，心裡十分不快，要在寶玉面前發揮幾句。一則疼他，二則打量他孩子性兒瘋傻得緊，就發作他也不過招出一番呆話來。還恐他去告訴黛玉，倒像一進門就尋著她似的。一則礙著賈政，二則眾人心裡不平，三則又像是護了寶丫頭似的，所以王夫人盡著煩惱，總說不出口來。從來做婆婆的就是生身的母親一般，凡是做媳婦的果真千依百順，不叫著走也走，不叫著動也動，知心著意見景生情。這做婆婆的有什麼不喜歡。你道為什麼呢？譬如做婆婆的沒有個女孩兒，倒也羨慕有女兒的人家，說為什麼我就沒有。譬如做婆婆的原也有個女孩兒出嫁了，又想著從小兒梳頭、裹腳教訓成全她，到底是別人家的人兒，留不住的，眼巴巴總望這個媳婦進門，打量她什麼的才情性格。到了，心裡頭愛著這個媳婦也如親生女兒一般，一毫無二。多有幫著媳婦說兒子不是的。這婆媳中間誰家沒有一半句閒話，倒要婆婆暢快快索性的教訓一番，也就說開了。怕的是媳婦心裡為那個，婆婆心裡想這個。若是做兒子的能夠體諒出做娘的一片苦心，媳婦也順了。最怕的是兩種兒子，一個是偏心著自己的妻房，不去婉轉說明也罷了，倒反要出個頭兒說合媳婦的許多是處來。你想，媳婦便是了，做婆婆的豈非反要擔個不是麼。又一個是瘋瘋傻傻，說著她也是這樣，倒還要招出許多笑話來，這便叫做婆婆的千回萬轉，想起從前自己做媳婦的時候那麼樣，而今又這麼著，上上下下總吃著虧，更受不得了。婆婆果真這樣，那做媳婦的可還做得出一個人來。

當下王夫人十分煩惱，無人告訴。要告訴李紈，恐怕她也學壞了，只拉了薛姨媽悄悄地說，也淌著淚。薛姨媽倒也認真地勸，總勸不過來。到了三朝這日，眾人自李紈以下除了寶釵不出來，其餘一總會齊了到黛玉洞房中，共是李紈、平兒、探春、惜春、史湘雲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香菱、喜鸞、喜鳳十二人，隨後又是邢夫人、尤氏也到了，不由黛玉做主，大家簇擁著把黛玉打扮起來。可憐她還是個女孩兒，就把面來開了。李紈、平兒畫她這兩道淡淡的眉兒，盡著笑。黛玉哪裡懂得。一會子梳妝完了，粉妝玉琢地打扮起來。可笑寶玉探頭探腦的要擠上來，只被晴雯攔著走。眾人笑也笑死了。黛玉就如吃醉了似的，羞得面上通紅。史湘雲笑道：「林丫頭好個能言舌辯的，怎麼這會子裝起啞子來？」

薛寶琴也笑道：「林姐姐笑也不笑笑兒，要請她的寶二爺來逗著她才肯笑呢。」

倒是李紈老成，攔住她們道：「人家那麼樣，你們反這麼頑，也不顧人家害著臊。你們可也成個人兒。」眾人坐的立的都笑了。黛玉只是個低了頭，可憐她雪白面容紅雲飛滿，倒像成過親似的。李紈心裡著實的疼她，只橫身兒護住了，要將這班人攆出去，礙著邢夫人也坐著笑，眾人哪裡肯走，鬧了好一會方才穿戴完了黛玉就珠冠玉佩的扶出來。寶玉也穿戴了公服，笑嘻嘻的挨上前跟著走。到了上頭，排著次序兒見過禮，家人們分班見過了。王夫人一見了黛玉就愛她，又見她低著頭臊得很，怪可憐見的，又想她倒反讓著晴雯，還這麼樣害臊。從前鳳姐兒怎麼說她不尊重呢，真個的委屈死人。王夫人就笑吟吟地心裡疼得她不知怎樣似的，走上前一步拉她的手兒。黛玉只低低地叫一聲：「舅舅、舅太太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好孩子，我疼你。」賈政的歡喜更說不出來。賈政夫婦又回頭看看寶玉，真個兒的一對佳兒佳婦，寶玉雖則差些兒，也還配得上。黛玉便到寶釵處去要讓寶釵，寶釵未曾穿戴，半路上就叫鶯兒謝了，重複回來也就送酒定席坐卯筵。黛玉只名色兒坐了一坐就回去了。寶玉也要跟著回去，被王夫人喝道：「一個不要臉的東西，人家尊重到這樣，你還要去鬧她，快替我到前頭去跟著你老子。」

寶玉只得無精打采的走出來，跟著賈政陪客。這一天榮禧堂上排了二十四席正席，唱戲勸酒，實在繁華。等到兩位王爺並眾勳戚散了，又坐一會，客氣些的又散了，還有十來席。主人自賈赦、賈政到蘭哥兒還不夠陪客，又是賈環不許上席，單在書房內同賈芝等陪些沒要緊的人兒，外面連林良玉、姜景星也做主人，鬧的豁將拳倒銅旗起來。賈政雖則拘方，也只好隨和，直到了一更天方散。

裡面卻是芳官們一班女孩兒伺候，比著外面清雅了許多。這服侍的人也鬧得手忙腳亂了。正在外客散步，只聽見府裡一片聲鬧起來。賈璉忙忙的趕出去問，原來是那府裡的焦大喝醉了，怪著林之孝叫他焦老哥，就平地的跳出門房鬧起來。只聽得焦大罵道：「什麼東西，你要叫我老哥，告訴你，你的祖爺爺見了我焦大太爺，還趕著的叫大爺呢。大太爺在這裡連老爺們的衣袍兒也見過，大太爺撒起溺來還高似你的腦袋。你自己瞧瞧看，算什麼人兒？大太爺跟著老太爺出兵的時候，你們這班王八羔子通沒有進出來。你說我喝溺，大太爺真個的喝過馬溺。你問問老太爺的功勳哪裡來的？大太爺清醒白醒的。你說醉了，大太爺只要一個腳尖兒踢死你這個雜種。什麼東西。」

賈璉聽明白了，喝叫快快地捆起來抬過去。眾人也恨得慌，真個的由他罵著喊著捆起來抬過去了。不多一會裡面戲酒也散，寶玉就趕到瀟湘館來，明知黛玉處還不是個時候，要來鬧紫鵲。晴雯心裡也要讓紫鵲，就將她軟軟的騙在那邊等著。黛玉卻有素芳等伏侍歇下了。寶玉一進來看見紫鵲在那邊就走進去，紫鵲倒也不防著他。晴雯使一個眼色，寶玉就走過來猴住在紫鵲身上。紫鵲紅了臉就死死地推他，哪裡推得去。紫鵲急了就擰起晴雯來，晴雯也趁她的手笑吟吟地按她下去，說道：「寶玉就咬她的嘴兒。」

寶玉真個低下頭去。紫鵲發急了，就說道：「寶二爺你玩到這樣，我就要喊呢！」

寶玉笑道：「我而今還怕你喊麼？」正在鬧著，只聽一個人走進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三個洋在一塊了。」嚇得他們連忙散了，站起來見是李紈，都也不好意思。李紈便說道：「我來看看林妹妹，那邊關了門靜得很，聽見這邊熱鬧走過來看看，不料看見了故事兒。」

晴雯就笑說道：「大奶奶也在這裡，論起理來紫鵲姐姐也長似我，況且林姑娘這麼著她也該陪陪寶二爺，代個東道兒。她就偏不肯，倒像是受了林姑娘的戒，也化過去了。」

紫鵲也笑道：「怪不得你和二爺這麼著，想來是二爺化過了。」李紈、寶玉也大笑起來。晴雯就趕上去要打她，紫鵲趁勢的逃出去，將自己的房門關上了。李紈點點頭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們這些事情我原也不管，不過我有句話。我打量著你們這位紫鵲姑娘，難道不算得林妹妹一個忠臣，她如何肯僱了主子？這幾天寶妹妹身上不便的，倒不如晴姑娘陪著些。」

寶玉、晴雯也依了。寶玉真個聽了李紈，非但不鬧黛玉也不去鬧紫鵲。只是黛玉白日裡時常關著門。寶玉只在門兒外窗戶邊，時時刻刻去叫聲「林妹妹你可好？」又說：「你為什麼不理我？」

黛玉心裡正不知怎麼好，惹的李紈、探春、平兒等將這些光景當做笑話兒，齊來告訴太太，也去告訴寶釵。寶釵盡著點頭，太太雖則笑笑，心裡頭也叫好，也敬重起黛玉來。不過又想起林黛玉這麼嬌生嬌養的，雖則聰明機變，若長久的這樣，怎麼主持得家務來。林黛玉到了回九的日期，不肯上車出門，只同寶玉從絳霞軒過去。這一天寶玉雖不能同她言語，倒也親近一天。到得天晚起來，黛玉就要賴在那裡，慌得王夫人自己過去同了雙回，仍舊各自住開，不交言語，不過在姊妹面前有句話，也不肯往上頭去。就便惦記著寶釵身子，也只叫紫鵲、鶯兒兩邊往來。卻說賈政親視事已過，應酬已完，上來就叫賈璉將受禮的帳目送來瞧瞧。逐一看去，見姜景星送了一班女樂、教師、子弟們通共有十六個人，場面八個人，行頭另一摺子。又有這女樂的供應是前門外一座字號店，除了各項開銷，每年還餘下三千多息金添補行頭。各項下開著：開發敬使元寶六個。賈政就叫賈璉上來說道：「這個我怎麼不知道？」

賈璉道：「原是老爺吩咐收下的。」賈政想一想說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不過那幾天事情也煩，禮單也沒有看過，又為著姜殿撰是個新親，沒有不全收的，也只打量著是什麼套禮戲酒兒。而今回又回不得，怎樣呢？」

賈璉道：「聽見姜妹夫為的是老太太的舊女樂兒，特地辦過來。」

賈政道：「也罷了，你且揀花園內空的所在先叫他們住下了。等我再慢慢的商量。」賈璉答應了是。隨即進來回過王夫人，王夫人也喜，就叫賈璉去看看地方，就將梨花春兩一景叫他們搬進來住下。便是芳官、藕官、齡官、蕊官、葵官、藥官、愛官、荷官、艾官、芍官、茗官、十二個人連女教師、場面共二十四個人，一總的住下來。那林良玉處贈嫁的家人僕婦們，自襲人以下通沒有過來。這是良玉要義讓家業的本心。後文再表。卻說探春聽說這些女孩子進來，喜的了不得。就悄悄的約了寶玉、惜春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喜鳳到李紈處商議定了，將寶玉打扮成一個女孩兒，耳朵上也掛著環，面上也撲了粉，只穿一件寶藍駝絨金黃四色鬥的夾紗衫，束著一條蔥綠汗巾，底下是杏紅灑花袂褲散著褲管。頭上齊了頂編著無數小辮歸總到頂心，結一根粗辮拖在背後，垂須上係了兩顆鑲金珍珠兒，鬢角邊塞上一枝手掌大半月牙香花，越顯得玉骨冰肌，花容雪貌。寶玉只笑得了不得，惹得眾人都喝采，也換了一雙藍緞滿幫花鞋兒，學著芳官們的腳步。寶玉就問李紈討了鏡子照一照笑道：「我真個做了女孩兒倒好呢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那就要嫁你出去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單嫁與林姐姐便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果真的我也情願嫁她。」探春就叫芳官、齡官、藕官來。三個小人兒見了寶玉倒嚇了一跳，仔細認出來也笑得很。探春就拉著他們過來悄悄教了，她三個人也都點點頭。這裡眾人商量得妥妥當當，單瞞著瀟湘館一起人，又叫平兒、探春、入畫先過去，支開了紫鵑、晴雯。探春等也分了幾起走，倒像個不期而遇的。當下探春、史湘雲先過來，黛玉正同丫頭們講閒話，看見了就站起來。探春按住了，先說些閒話，探春就說道：「林姐姐，你這個紅燭太耀眼，差不多月亮要過來，倒是燈兒好。」

黛玉就叫素芳換過了，倒是壁上的銀荷葉燈兒留它點著。隨後李紈等也漸漸進來。史湘雲道：「大家虧這個月亮高興些，咱們今日又在一塊了。」

薛寶琴道：「正是呢，我盼他已經長久呢。」

李紈道：「敢則這裡映著些竹子影兒分外有趣些。」

黛玉便叫開了茶來。探春就道：「林姐姐，你可知芳官們一班兒到梨花春兩住下？」

黛玉道：「我也聽見說。」

探春道：「大嫂子可曾見過她？」

李紈道：「她們也來過，可憐見這班女孩子散了班重新合起來，也換了幾個了。」

寶琴道：「聽說換了一個很好的。」

探春道：「就是什麼愛官了，這個孩子實在好，前日幾天哪一個不誇她？」

寶琴道：「莫不是扮規奴的？」

探春道：「是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現在太太叫上去了，說單單地叫了四個人上去。」

寶琴道：「這個愛官，自然上去的。」

李紈道：「太太為著姨太太喜歡她，原只叫她那三個，是叫她們一同上去的。」

黛玉聽見說得這樣好，就道：「我倒沒見過。」

李紈道：「咱們等她們下來了，叫她們來玩玩兒。」眾人都說好，李紈叫碧玉去了不多一會子，只聽見嘻嘻笑笑的四個女孩兒走進來，芳官等三個人在前，寶玉在後，只遠遠地靠著探春站住。眾人便拿些話來問芳官們。黛玉一眼看去，只有寶玉面生，又像面熟，就說道：「那邊一個就是愛官麼？」

寶玉笑笑點點頭。黛玉心裡也愛她，便說道：「真個地配得上一個愛字兒。」

探春笑道：「你愛她給她些東西。」黛玉就頭上插的玉板蟾蜍嵌金點翠的簪兒拔下來遞過去。探春接過來替寶玉簪上了。寶玉只嘻嘻地笑著。黛玉問道：「可有爹媽？」

寶玉點點頭。又問：「有姊妹？」

寶玉也點點頭。再問：「會了多少戲？」

寶玉又是點頭，只是笑。黛玉便笑道：「你這個傻孩子，怎麼人家問著你總不言語，我諸凡愛上你，單不愛你這個不言語。」

探春等忍不住大笑起來。黛玉仔細一認，認出來了，面上就通紅起來。站起來道：「不好了，他們鬧了鬼了。」寶玉就大笑起來道：「好林妹妹，人家不言語你就惱，為什麼人家問著你，你不言語？」

史湘雲也跟著嚷起來道：「而今這個愛官言語了，林姐姐快些愛上吧。」惹得黛玉接連啐了幾啐。紫鵑、晴雯聽見了，也趕進來同著芳官們笑得了不得。眾人又鬧了好一會兒方才散去。黛玉恐怕寶玉逞了興要去拉拉扯扯的，就拉了湘雲、惜春同歇。又過了好些日子，雖則不避寶玉了，總不同他說話，倒像怕得很似的，只拉了姊妹丫頭做伴兒。探春、惜春、史湘雲時常被她拉住過夜。後來王夫人吩咐三個姊妹晚上不要過去。黛玉又巧得很，只拉了紫鵑同住，做一個護身符兒。到底是熟悉了些，間或也到上房走走，又去看看寶釵。但則是在自己房裡的時候多著些。寶玉便時時刻刻的拉了探春到李紈處商議。李紈道：「怎麼樣想個法兒，大家同著她玩玩，寶兄弟也在裡頭，混熟了就不害臊。」

探春算起來，黛玉也沒什麼心愛的玩意兒。忽然一片聲傳過來說道。寶二奶奶得了小哥兒了。大家就奔過去。已經擠了一屋子的人，黛玉也在那裡。原來榮國府的家教，大凡太太們懷了孕，便靜靜地一個人養著，也不亂服藥。只到臨產的前一月，每清晨將大桂圓二十個，帶了殼用小銀簪戳遍，配二錢老蘇梗濃煎服下，晚上只服人參養榮丸三錢，到了臨盆無不順利。所以寶釵身子甚健，連小孩兒下地聲氣也高。隨有王太醫進來看過脈息，說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康健得很，通不用服一帖藥兒，只是益母膏一樣便夠。乾淨了，單把養榮丸熬做膏子兒服下更好。」

王太醫就去了。賈政、王夫人也很喜歡，就叫平兒、李紈、探春多在那邊照應陪著姨太太閒話。誰知帳房裡鬧不清起來。王夫人就請黛玉上來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瞧著璉兒那邊鬧得那麼樣，平兒一個人住往來來的，你又沒有滿過月兒，你們鳳妹子也嫩嫩的，你怎麼好暫時照料些。」

黛玉就應了。原來，黛玉悶了一二十天，心裡也將過去的事逐一的想過。自從回轉過來，舅舅、舅太太那樣的待我，到做了老太太似的。我只道被我立定了，誰知終究也走上這條路來。而今雖則躲了寶玉，那能一世裡洗得清。況且進了這門拜了公婆，做了媳婦，怎麼樣不思孝順。況且這個榮國府被鳳姐兒鬧得這樣，有些志氣本事偏要踹到了鳳姐兒，重新興旺起來。黛玉這些想頭別人通沒有看出，今日見府中有事，王夫人又那麼樣托她，她就顯出才情，勵精圖治。彼時道喜的人也多，先就各人的賞封款待，預備齊全，分派的家人也明，處分的事情也妥。賈政、賈璉、王夫人也十分服她。

寶玉見她出來辦事，借著這個因兒奔著帳房去。挨上前要寫寫字獻獻勤。黛玉偏只是不理的，寶玉偏當著家人面前攬事兒。問黛玉，黛玉也略略地答應幾句。只不過回去了仍舊是冰冷的一個人兒。到這一日三朝洗兒後，眾人都往寶釵處來。那生下來的小哥兒賈政取名芝哥兒。穿一件大紅衫兒綠袍裙，掛著寶釵帶的金鎖，一個奶母王嬾嬾抱在懷裡哇哇的哭。賈政走上前摩頂，看一看，笑吟吟走出來，眾人都來看他。可怪這芝哥兒正在哇哇的哭著，見寶玉走過來便住了哭，小眼睛就看他。眾人都笑道：「這奇怪了，這點子小哥兒會自己尋他的老子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好個老子傻得什麼似的，叫芝哥兒大起來倒叫他做兄弟罷。」這寶玉就害著臊跑去了。這王嬾嬾便抱著小哥兒一轉的拜過來，說道：「拜拜舅太太、祖太太，還拜你奶奶，好不過的姨奶奶也是你的親奶奶。」

恰對著黛玉拜了。黛玉又臊起來。寶釵在床上躺著看見了心裡頭很樂。黛玉便將漢玉壽星騎鹿同東珠朝珠揣在王嬾嬾懷裡，李

紈就將蘭哥兒的翰林金花送過來，教小哥兒：「抱著這朵金花，中個頭名狀元。賽過你蘭哥兒，百年長壽，富貴興旺我這府裡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芝哥兒你真個的依金口。」當下王夫人、寶釵實在快活得說不出來。賈政、寶璉又為著這件喜事忙忙的應酬去了。一日寶玉正往蜂腰橋來，只見芳官、蕊官一班兒女孩子爬在山子石邊，不住的你搶我奪。寶玉問著她，只不應，真個出了神似的，拉住了芳官看她的手裡，原來拿住了一個蟋蟀兒。寶玉道：「拿它做什麼？」

芳官道：「二爺你原不知道，它會鬥呢。」寶玉就要它鬥著瞧。芳官道：「這裡怎樣鬥，你要瞧等蕊官拿住了那個好的，跟著我去鬥給你瞧。」

寶玉果真等她們拿住了，跟了去瞧。也有養在碗內的，盤兒合著的，也有個盆兒蓋著的。這班女孩子就放在盆兒內，咬咬的真個好看。寶玉就跳起來道：「這樣有趣，怎麼不告訴我？」

藕官道：「這算什麼，外面玩這個開了個柵，整千整百的輸贏，都論的花枝數兒。咱們璉二爺在外頭玩得大，只瞞著老爺呢。」

寶玉聽不得一聲就走去，去黏住賈璉要這個。賈璉只得將幾罐鬥敗的輸雞送了他。寶玉就告訴了探春，眾姊妹也試一試，便大家聚到瀟湘館來。大家又將蟋蟀來鬥一鬥，都也高興得很。寶玉就叫李瑤上來問他。這李瑤南邊人兒，有什麼不知道？便一五一十說合來。眾人聽得這樣有趣，便各人各自的養起蟋蟀來。議定了黛玉要開柵，請李紈掌櫃，便百般的查了書置了柵，金絲紫檀雕漆陳泥戩金磁罐，各色各樣爭奇競巧。這大觀園內連小丫頭也養起蟋蟀來。最多的是瀟湘館便了。寶玉選了一個好的，替這些小丫頭的咬，都被這個咬敗了，就貴重得很。晚間與晴雯歇下，一會子爬起來說：「這個蟲兒厲害得很。」怕它跳起罐蓋兒逃走了。押著晴雯出空一個箱子，鎖在箱子裡，寶玉方才睡得著。誰知這個蟲兒喜的是土性，悶在箱子裡一夜就呆了。寶玉只好又弄了一個好的，放在屏風後樓梯腳邊。到了這日鬥的日期，果真請李紈過來，將各人的蟋蟀兒入了白紙封，兌了天平準了碼子，情願饒個螯頭的加些花兒，議定了打了數，也分了黃旗紅旗，眾姊妹就先吃了飯。只聽得蟋蟀之聲不住地叫。寶玉道：「不要說鬥，便是這個聲兒就脆亮得好，宛如月白風清。怪不得古人說蟋蟀在堂，在我床下，這也是贊它的聲音。這個小小蟲兒，不聽見它的聲音如何辨它的所在？」

黛玉道：「而今要把《毛詩》上改作蟋蟀在箱了。」眾人問知緣故，幾乎噴出飯來。眾人飯後茶罷，李紈就排起次序來。寶琴配李綺，惜春配岫煙，李紋配平兒，探春配湘雲，紫鵲配芳官，晴雯配香菱，恰好的黛玉配寶玉。其餘不配螯頭，收進了罐子不鬥。他們猜幫，鬥了幾個時辰，各照輸贏分了花去。末了鬥到黛玉、寶玉。黛玉的是個大青頭，寶玉的是個梅花方翅，兩個蟲慢慢的出了紫檀關，李紈就將草兒趕著他。這個青大頭了了關就站住了，張著兩個鉗兒等著。那方翅兒盤盤旋旋地走上去，寶玉盡著用草趕，方翅便上前去碰一碰，連忙地逃回來。這大青頭便站起腿，鼓著翅叫個不住，李紈就拍手道：「寶兄弟輸了。」眾人都笑起來道：「原來這個蟲兒也怕到這樣！」

探春坐著笑道：「蟲兒不差呢，也還碰一碰呢。」

李紈也公公道道的替他們分了花。散了局大家又說說笑笑起來。只見焙茗進來說：「曹老爺過來請二爺說要緊話。」這寶玉就連忙出來。不知曹雪芹此來為了什麼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